

《名家縱論》

台灣的共業

蘇起

日前一場跨黨派餐會，聊到當前反服貿學生占領立院殿堂的事。一位民進黨朋友把它形容為「共業」，滿桌皆認同。

什麼是「台灣的共業」？依筆者看，有內外兩面，都是全球獨一無二的「台灣特色」。內的這一面，幾十年來絕大多數國家都只吵「政策」，不吵「統獨」或「制度」。唯有台灣，同時在三個層次上爭奪。今天的服貿之爭，實際上背後是分量更重的「統獨」及「制度」層次的爭奪。

關於統獨問題，台灣內部多已清楚地認識到，法理台獨在短期內幾乎不可能實現。北京也把政策重點轉成「和平發展」，而不是「和平統一」。換句話說，統或獨都只是未來的想像，而不是當前的政策。那麼現階段台灣內部應該辯論的是：如何更好地調節大陸的「威脅」與「機會」，來給台灣創造美好的前途。但民進黨「逢中必反」的情結，加上馬政府消極畏怯的論述，使得這個辯論被完全扭曲，結果讓台灣遠遠落後於善用大陸機會的南韓。

在制度面，西方的民主制度輸入到「人情味濃厚」與「政黨惡鬥」的台灣，馬上就出現新的變種。最好的例子就在立法院。台灣選民對「選民服務」的重視，加上政黨對該黨立委的要求，使得一般立委投注「正業」（即立法）的時間，遠不及其他民主國家。為了讓立委能夠安心經營「副業」，還設計出一個獨步全球的「朝野協商」制，責成立法院長召集各黨的大小黨鞭，拍板決定絕大部分法案的生死。立委每一會期只需花一天投票即可。

選民因此賺到立委出席婚喪喜慶的面子及關說的裏子。立委賺到時間，省下很多立法的苦功夫。政黨賺到衝鋒陷陣的戰士。但台灣的民主賠慘了，因為立法院一年通過的法案數量，只是南韓國會的三分之一，而且多半是單條的修正；多（少）數黨被扭曲成少（多）數黨，讓選舉都失去了意義；而立法院從「合議制」變成「準首長制」。

今天表面看來是學生癱瘓立法院，其實立法院在前述「逢中必反」、政黨惡鬥、密室協商、立委不必投票、及用肢體妨礙投票等陋習的摧殘下，早就奄奄一息。較新的因素，如民進黨黨主席選前的權力角逐、以及馬總統與立法院「準首長」之間的鬥爭，只是讓它的病情更加沉重而已。

外部的共業呢？民主化廿年的台灣，在國際社會眼中早已不是清純、可以浪漫期待的少女，而是自由雖然充分、但治理效能有限，偶爾還對外製造麻煩的地方。因此旁觀者的心情是複雜的。即以美國為例，有人認識到台灣牽制中國大陸的戰略價值。但也有人覺得大陸遠比台灣重要，不需要為台灣而損失美中合作的戰略利益。還有人深怕台灣混亂的民主不知何時又會再拖美國下水；言重的甚至唱出「棄台論」。現在各地烽煙四起，遠的有敘利亞、泰國、克里米亞；近的有北韓核武、日韓及日中爭執，南海主權糾紛。反而常年是「熱點」的台海呈現難得的「鬧中取靜」。這時台灣政局發生騷動，必然會損及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及地位。

在國際經濟上，如果服貿協議出爾反爾，國際社會將更不願意與一個「不可信賴的」台灣開展自由貿易談判。台灣經濟的競爭力，將更受重傷，直接影響包括示威學生這一代的台灣民眾的福祉。更加諷刺的是，如果台灣在國際經濟的出路打不

開，將來不可避免地會更依賴大陸的經貿關係。也就是說，「反中」行為竟造成「親中」的效果。

再進一步說，就像沒有人會認為泰國現在的街頭抗爭，代表泰國民主傲人的一面，今天我們學生占領立法院的行為，也不可能被認為是台灣民主的深化。相反的，台灣民主可能更被視為「自由有餘、治理不足」的負面教材。台灣民主在大陸民眾眼中恐怕更加褪色。

既是「共業」，今天的僵局就不是哪個人或哪個黨可能單獨解決。單純的學生說不定給那些掌握公權力的「大人們」一個化危為機的良機，為了他們都聲稱深愛的台灣，首度攜手合作化解僵局，甚至改善我們的民主制度。不然歷史一定會記住今天，為私利而躲在學生背後惡鬥的個人與政黨。（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，國安會前秘書長）

【2014-03-23/聯合報/A14版/民意論壇】